

淺談玉山國家公園史前文化(下)

文·圖／何傳坤、黃正璋

四、灰黑陶文化相（包含後灰黑陶文化）

灰黑陶文化相則只在陳有蘭溪上游的東埔地區發生，其發生的現象並非擁有具體的文化層，反而是一種反覆的干擾、破壞素面粗砂陶文化層並出現類似番仔園文化的灰黑陶的現象，根據TP1-E23區遺址文化層1的史前人為干擾現象（H1，H3）的年代應為1900~1410 B.P.間，正好與灰黑陶消失在濁水溪中游地區的年代（1800~1500 B.P.）接上，似乎指涉了使用灰黑陶的人群由濁水溪中游地區向東進入中央山地西側山區的現象，且在使用灰黑陶者陸續反覆進入東埔地區的過程中，也漸漸地開始將陶器的使用習慣改變，由灰黑陶過渡為夾砂拍印紋陶，這一點可以從Trestman（1972）的研究得到證實，其研究出「文化層上部的炭經定年為1165±110 B.P.，且大部分的陶器都帶有紋飾，以方格印紋為主，另有一些三角形紋和人字形紋及少量的繩紋，雖無法復原，但從口緣殘片推斷大都為「中型大口罐」，這種現象似乎類似於鐵器時代灰黑陶文化的物質形變現象（諸如：番仔園文化鹿寮類型），因此灰黑陶使用者在遷移的過程中曾歷經文化大量採借及變革的現象。

五、其他物質文化相的涉入

在陳有蘭溪上游的東埔一鄰遺址在文化層1的中上層，出現了少量疑似東部靜浦文化富南類型的夾石英砂陶及內轆文化的晚期素面紅陶。東部靜浦文化富南類型的陶器，因製作材料來自於花蓮秀姑巒溪中游地區，砂粒中富含黑色之鐵鎂礦物，特徵明顯地與台灣其他各地的陶器摻和料不同，所以出現在東埔一鄰遺址時更覺突兀，這類型陶器的少量輸入則表示東埔一鄰與中央山地東側地區已經有著密切的互動接觸關係。另外，內轆文化素面紅陶的出現，並非代表內轆文化也在同一個時限進入東埔一鄰，反而引出另一個更本質的問題，「內轆遺址的素面紅陶皆與灰黑陶伴隨出土」，是否意指內轆文化中的素面紅陶也是灰黑陶在物質傳統形變過程中的一種產物？若是如此，則內轆文化只是灰黑陶文化在某一個時限上的樣態罷了。

上述這些複雜的物質現象出現在1500 B.P.之後的時空中，這意味著鐵器時代的來臨所伴隨的新陶器輸入迫使灰黑陶使用者迅速的改變原有陶器使用習慣，鐵器的使用也讓這些原本使用灰黑陶的人得以在短時間內突破近千年來在濁水溪中游地區的滯留，開始迅速的進入濁水溪上游的山區中。

六、中央山地東側的素面夾石英砂陶文化相

從陶器的質地、類型上皆與郭素秋（1995）、劉益昌等（2005）的結論相同，*kasing*遺址應只有一個文化相屬於靜浦文化的富南類型，倘若馬淵東一（1954）的懷疑正確，那麼這群使用夾石英砂陶的人極有可能是阿美族的祖先，這麼一來，假若可以取得夾石英砂陶文化相在此區域的年代下限，即可知道布農族究竟在哪時開始進入中部中央山地東側展開拓殖（圖1~5）。素面夾石英砂陶文化相在*kasing*遺址的持續年代根據*kasing*遺址文化層1、3的年代數據，大約在1210~310 B.P.間，這也意味著310 B.P.之後布農族便開始在此地區的全面性佔居。



圖1. *kasing*遺址出土寬形斧鋤形器



圖2. *kasing*遺址出土攜帶型砥石



圖3. *kasing*遺址出土橫把圈足罐



圖4. *kasing*遺址出土帶紋飾腹片



圖5. *kasing*遺址出土帶紋飾腹片（波浪劃紋）

史前文化分布及人群移動圖像

表2.各遺址不同時期文化內涵

玉山國家公園西部園區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	年代範圍
TP1-E23	<i>Tanunas</i>	<i>Kasing</i>	
後灰黑陶時期素面 / 拍印紋夾石英砂陶文化相		靜浦文化素面夾石英砂陶文化相	1500~300 B.P.
大邱園式素面夾粗砂陶文化相	大邱園式素面夾粗砂陶文化相		3200~300 B.P.
繩紋紅陶文化相	繩紋紅陶文化相		3700~3500 B.P.

依表2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的史前文化及人群移動的圖像：

- 3700~3400年前使用細繩紋紅陶的人群由西部平原移居至中部中央山地西側山區。
- 而居住在玉山鄰近山區（陳有蘭溪上游、荖濃溪上游）原本使用細繩紋紅陶的人群因適應了玉山的環境資源，而開始製作紅褐色素面粗砂陶，這群人極有可能是鄒族的祖先。
- 3700~3400年前使用細繩紋紅陶的人群開始移居中部中央山地西側山區，可能是受到距今3500年前使用灰黑陶的人全面性的佔居中部平原地區的影響。
- 2800~1500年前使用灰黑陶的人群開始由西部平原進入濁水溪中游地區，並與使用紅褐色素面粗砂陶者混居於此地區，但使用灰黑陶的人群顯然容易採借外來的物質文化。
- 使用灰黑陶的人在1500~1300年前開始由濁水溪中游地區陸續上山進入濁水溪、陳有蘭溪上游山區，這個時候他們已經開始不太使用灰黑陶了，這群人極有可能是布農族的祖先。
- 距今1300~1000年前，使用紅褐色素面粗砂陶的人群開始自濁水溪中游進入日月潭地區（鄒族系統進入日月潭地區）。
- 其後使用灰黑陶者之後代（布農族系統），也陸續進入日月潭地區。
- 鄒族來源或許與在日月潭的鄒族、布農族兩系統同時相關。
- 至於中央山地東側，距今1200~300年前，住著由秀姑巒溪中游移居至拉庫拉庫溪中上游並使用夾石英砂陶的人群，該處出土的陶器與阿美族陶器差異不大，極可能是阿美族的祖先。
- 距今300年前這群人消失在拉庫拉庫河流域，應與布農族由中央山地西側往東側之遷移所造成的族群疆界消長有關。

新假說所帶來的衝擊及反思

- 一、鄒族的遠祖可能是繩紋紅陶文化的使用者，而鄒族（Proto-Tsou）就是使用大邱園式素面粗砂陶的人群。
- 二、布農族的遠祖可能是營埔式灰黑陶的使用者，而布農族（Proto-Bunun）就是某一個灰黑陶遷移系統或地方相的所屬群體。
- 三、鄒族（Proto-Thou）則有可能是大邱園式素面粗砂陶的人群與某一個灰黑陶遷移系統或地方相的所屬群體在日月潭地區相遇的結果。
- 四、根據鄭萱怡（2004）之結論認為：屬大湖式灰黑陶文化相的烏山頭遺址之史前人類DNA序列與台灣的布農族最為接近，亦接近漢藏語族而非南島語族。

對這些聳動新假說的出現，研究者並不一定要去否認這些新假說的合法性，反而應該開始思考一個問題：「過度地細分物質文化類型及地方相，真的有助於全面性理解這些物質文化及其間的互動關係？」反過來說，若我們可以暫時捨棄地方相的分類框架，將牛罵頭、牛稠子文化視為單一的繩紋紅陶文化相，將營埔、大湖、番仔園文化視為單一的灰黑陶文化相，並注意這些文化相在各區域的流行年代，便可以看出每個物質文化相傳播的方向及途徑，若再考慮文化接觸、文化採借、物質取代的可能，就可以避免同一個物質文化相在不同時空中被區分為不同新文化相的謬誤，如此既可以更清晰的看見各物質文化相的先後、流動、傳播及互動關係，之後再細緻地談各地方相的差異、成因及其與現生原住民的關係，或許新假說的提出可以為台灣考古研究提供新的動力。

再者前述各物質文化所指涉的原住民族群與其對區域的佔居關係，並非讓讀者落入哪個族群「孰強孰弱」、「先來後到」或是「領域歸屬權」的迷思中，而是必須避開極端的領域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歧見，重新正視族群接觸所必然造成的族群疆界消長流動、文化接觸，一個屬於歷史及社會的全面性事實。